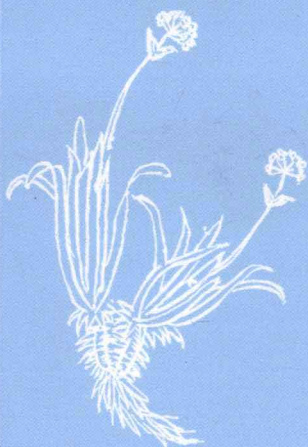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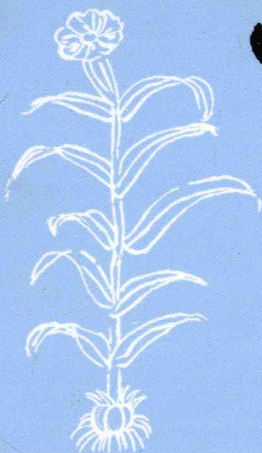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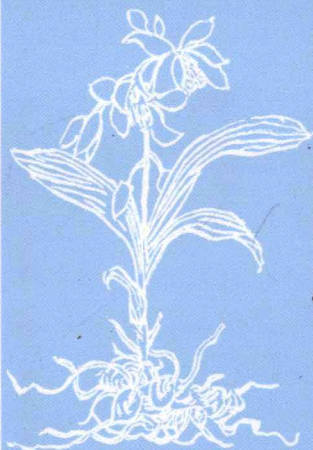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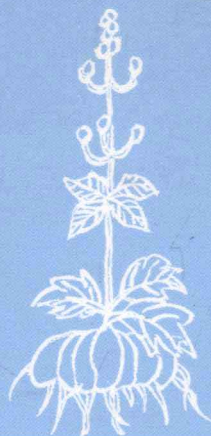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藥の百家

陈直心 著



中華詩詠出版社

# 中 药 四 百 咏

陈直心 著

中華詩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药四百咏/陈直心著.—中华诗词出版社, 2006

ISBN 988-98631-9-7

I.中… II.陈… III.诗词-作品集-中药-中国-当代 IV.I227

中华诗词版本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0560 号

书 名: 中药四百咏

---

著 者: 陈直心

责任编辑: 舒 湘

出 版: 中华诗词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[zhscbbs@sohu.com](mailto:zhscbbs@sohu.com)

发 行: 中华诗词出版社有限公司

规 格: 1/32

开 本: 850×1168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8

印 数: 1-1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88-98631-9-7/I · 414

---

定 价: 22.00 元

# 序

俞家桢

金华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直心陈德君，以其本人撰写并即将付梓的《中药四百咏》稿寄示，嘱我作序。在先读为快之余，不禁感慨万端：始则惊讶其“博”；复又赞叹其“勤”；进而钦佩其“创”。

陈君之博，早已为人所称道。诸如诗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篆刻、盆景、根艺等，皆有可喜成就，当然仍以诗词为最。有大量创作散见于海内外诗刊。200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竹庐诗词》收有2100多首作品，堪称当今巨著。这次准备付梓的《中药四百咏》，使我惊讶的是吟咏对象出乎

意料。在我的心目中，陈君对医药当然是门外汉；然而如今竟能以国药为主题，吟咏篇什数以四百计，并汇成专集，这就要另眼看待了：教育心理学有所谓“知识迁移”，实即触类旁通之义。很可能陈君因有深厚的“博”为基础，再攻国药之专，复付诸吟咏，自是有如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了。但这终究不能完全解释陈君如此惊人之举，以己度彼，我不免想起陈君另一突出优点，即远超常人之“勤”。

陈君之勤亦为人所共赞，是地地道道的老黄牛式人物。办赤松诗社十年，出集三十，可说是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。在无专职人员协助情况下，仅事务性工作已异常繁重；何况本身各类创作之丰收，也只有投入大量精力才能获得；现在居然又开辟新领域，这是最化费时间的。对此，我不能不钦佩陈君的超人勤奋与毅力；同时也终于悟到陈君此举决非兴之所至，一时冲动，而是别有

深意，是又一次为诗词改革创新开辟道路。

众所周知，陈君是当今诗坛锐意改革创新的闯将，他领导八婺诗坛早于赤松诗社就推出“当代工业诗”，为传统诗词的形式与新时代内容相结合提供有益的借鉴，取得声誉。国药吟咏正是沿这一条宽广道路前进的又一次新尝试。虽然还不能说在艺术上完全成熟，但已使人领略到新苗露尖的生命气息。

综观全集，共列常用中药三类（植物、动物、矿物）400多种，采取五言律诗的形式，一药一诗，概述该药的形态特征、药用部分、药理作用、治疗用途或兼及产地优劣与其他。很显然，这些内容均为《中药学》基础理论知识。就诗的主题内容归类，不妨称之为“科学诗”（或“科技诗”）。

借此，对“科学诗”，略抒管见。

当今时代，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新时代。科学

及与之相伴随的技术，以其辉煌成就，渗透入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使人类社会呈现从未有过的绚丽色彩。毫无疑问，科学技术本身，乃极其广泛值得吟咏的领域。诗词若舍弃科学领域，焉能与时代合拍？更重要的，还应该明确认识到，我国正处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历史时期。传统诗词为人民服务，在现阶段，首先应着眼如何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。“当代工业诗”的出现的，是十分可喜的开端。继之而来的应是当代农业诗、国防诗、科学诗。由于在四个现代化中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；则“科学诗”的地位不言而喻。

陈君的《中药四百咏》是“科学诗”，但愿“一石激起千重浪”，有助于“科学诗”发扬光大。

（作者为南京铁道医学院85岁老教授，金华市诗词楹联学会顾问，此序是他83岁时所作。）

## 自序

《中药四百咏》一书终于问世了，创作历时七年，其间因旧城改造拆迁，而两度搬家，有两年无暇顾及。平时均在完成诗词楹联学会会务，采风和零散创作以及必要的社会应酬之余，见缝插针，听盱拾空，集砂成塔，终于完成《中药四百咏》。并得以正式出版，今呈献于诗界同仁、社会同好，见智见仁，任凭鉴可。

有人问我，为何创作中药诗？且一写四百多味，又是自费出版，有价值吗？我的回答是：“敢于人先，尝试而已。”若论价值，从哲学观点来讲，有相对、绝对之分，主观、客观之别。大凡做一件事，总是包涵着理想与目的，其价值由此而生。

相对价值，由比较而起，其价值大小视其距离吾人理想之远近而异。绝对价值至高无上，岂可一厢情愿。依个人主观判断者称主观价值，其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，而为大多数人所公认者称客观价值。不用说任何作者付出一番辛苦，总希望能得到社会共识。

诗为何物？艾青说：“诗是文学中的文学。”这是指诗在文学中的地位。诗与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一样都是一种文学形式，所不同的是诗具有短小精悍之特点。若打个比喻，诗犹如古代十八般兵器中的匕首；近代诸兵种中的轻骑兵。再说何以为诗？子曰：“诗言志。”这是讲诗的创作题材。诗既是文学，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无限制的。不管言志、遣怀、抒情、感时、记事咸可。可谓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鸡毛蒜皮，无有不可入诗的，岂能蹴一而足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言志者仅占五分之一。歌颂真善美，讽刺假恶丑，“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”，这本诗人之使命，何况举国诗坛

中兴的今天。我们提倡诗词进校园，当然包括中西医药大专院校；诗词进基层，也应包括中西医疗单位和药房、药店。中央提出“以人为本”，“科技兴国”。作为世界瞩目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传统中医药事业，不也是科技之重要组成部分吗！诗词反映它也是诗词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表现，若对此有异议是不明智。看《中医废止案》已败诉。然而，这类诗的创作只因涉足者少，作品自然不多，何以算好，标准则有待公认。

《中药四百咏》实收 430 首，一药一诗，全皆五律。起初书名想用《国药吟》，诗、词、曲；绝、律、古可随意创作，比较方便。然而按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，到处有药，万物皆药，诗作多少是数？后经反复思考，自明代医家龚廷贤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一书问世，成了中医带徒教学基础读物，显然常用中药乃“四百味”。于是书名定为《中药四百咏》，形式则一色五言律诗。编辑分类，《药性赋》讲药性，分寒、热、温、平四类。《四

百咏》是药物诗，则分植物、动物、矿物三大类。植物药中分花蕾、果实、叶茎、根本、皮脂、其他六小类；动物药中分人体、畜兽、禽鸟、鱼鳖、蛇虫五小类；矿物药中分金石、玉石、砂石、卤石、化石五小类。此乃逻辑思维，以求系统整体美。

《四百咏》形式相同，要写出诗味，情趣不同，确是一件难事，然而，自出难题，也只有知难而进了。宋·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讲作诗不外乎赋、比、兴。赋者直陈其事，比者以彼状此，兴者托物兴词。那么，中药诗该如何作？我意为应与《药性赋》不同。《药性赋》偏重于药物性能和功用，虽言简意赅，易颂易讴，但终不是诗，倒像骈文，且文字古奥，言涩语艰。也不同于后世出版诸多《药性歌括》，皆四言四句。如中国医药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，首味麻黄《歌括》：“麻黄辛散，解表发汗，行水消肿，宣肺平喘。”毕竟是口诀，根本谈不上诗味。

咏药物，属咏物诗吗？非也。从我的创作实践中体会，咏物与咏药这两种诗显然不同。例如拙作咏物诗《仙人掌》：“赳赳披锋翡翠衣，重重屏嶂沛生机。狂洪亢旱心弥壮，走石飞砂志不移。根着滩岩咸磅礴，果嬉虫兽枉嘘唏。焉思墨国名花梦，抑更顽强天下奇。”用拟人手法，写其顽强生命力和大无畏精神。而咏中药《仙人掌》：“接掌承甘露，顽强荒漠生。有花孕赤实，无叶厚肥茎。多刺戎装态，四时翡翠情。外敷炎尽散，内服寿如彭。”全首紧扣主题，首联写产地，颌联写药材，颈联写情状，末联写功效。又如拙作《醉太平·菊》：“风前雨前，篱边路边，何须天地相怜。看花开更妍。情含泪含，霜湔雪湔。莫嫌老圃萧闲。得秋光解颜。”显然托物兴怀。而咏中药《菊花》：“饱经霜露苦，备受四时甘。真野功能异，白黄应用宽。疏风能散热，明日益清肝。酹酒延人寿，冲茶血压安。”前两联从菊花备受四时，味兼甘苦，写到菊品各异；后两联言治疗功效；

句句不离药物。于是说《中药四百咏》是独辟蹊径，独具风格的“科学诗”或曰“科技诗”。

“中药四百咏”既是“科学诗”，创作过程必须持科学态度，来不得半点随心所欲。这是说每首诗只能按照每味药材的来源产地，生长形态，入药部位，性味归经，临床功效及相关故事，这样一个范围去构思创作。如《葫芦巴》：“豆科三月种，草本一年殫。长夏蝶花缀，至秋荚实干。为医祛疝气，主宰散虚寒。苦豆何嫌苦，温情两性欢。”这是从功效上点化，乏中觅趣。又如《益智仁》：“智岂求于药，芬芳五味和。茎形如竹箭，叶状似襄荷。子出从心曲，仁呈破核歌。治遗精益肾，疗小便频多。”这是在对仗上下功夫，平中求变。又如《花蕊石》：“方圆形不定，五色似花初。入药能收敛，追章点画图。化瘀无滞积，止血不含胡。煨透研成末，金创一抹除。”这是在药物形色上着墨，凡中猎奇。就这般搜肠刮肚，千思万构，写出一首首不同的作品。

医师也许不一定都见识药物，只要熟谙药性，把握处方对症，即可治好病。而诗人不通晓药物的方方面面，要想写好中药诗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有缘少年时曾到药铺为徒，拜名医为师，学过丸散膏丹，法制饮片，所以对中医药有一种偏好，又缘妻子在医药公司从事财会十八年，为记成品账熟悉药名而买来四册《药性歌括》，得以常阅。然而少年所学，时过六十年，难免有些淡忘。再说有些中药从《药性赋》、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书上只知其药名，不知其为何物。经查阅《本草纲目》、《中药图谱大全》、《常用中草药野外识别与应用》和《辞海》之后方弄明白。如紫河车不是河边植物，而是胎盘；血竭不是动物血，而是藤实所制，色如血；蚕沙是蚕屎；血余炭是人发炭；阿魏非人、鹤虱非虱，皆是植物；杜仲、何首乌均是人名，其药本草无名，因杜仲服此得道；何首乌见藤夜交，采食有功，随以人为名尔。徐长卿也是人名，李时珍云：“徐长卿常以此药消邪病，

人以名之。”刘寄奴，是宋高祖刘裕的小名。据《南史》载：刘裕微时伐荻新洲，遇一大蛇，射之，明日往，见童子数人于榛中捣药，问其故，答曰“我主为刘寄奴所射，今故药敷之。”裕叱之童子皆散，乃收药而返，每遇金创敷之即愈。世因称此草为刘寄奴。中药有一物多药，如鹿之角、茸、血；荷之莲肉、莲心、藕节、荷鼻；橘之橘红、陈皮、橘核、橘络；丝瓜之叶、瓜、子、络；桑之叶、枝、皮、椹；枳之壳、实等等。独活、羌活，白豆蔻、草豆蔻，同科非一物。有的中药虽是一物，如贝母因产地分川贝、浙贝；地黄因制作分生地、熟地；因皮色分白茯苓、赤茯苓；因味道分甜杏仁、苦杏仁。有的同名非一物，如紫河车，一为植物蚤休之别名；一为人胞，胎盘之雅称。又如《本草》半枝莲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；《辞海》半支莲为马齿科一年生草本。茺莢有三种：吴茺莢、山茺莢、食茺莢。前二种入药，但非一物，吴茺莢属芸香科；山茺莢为山茺莢科，

药用各有所长。于是说创作中药诗的过程，简直成了研习中医药的过程。

《本草纲目·桂集解引》保昇曰：“牡桂叶似枇杷其嫩枝皮半卷、多脂，而肉中皱起，肌理虚软，谓之桂枝，又名肉桂。”经查考，桂枝性温，肉桂大热，并非一物。又《本草纲目》上查“知母”，即沙参，其实“知母”另有药在。《新编药性歌括四百味》中有紫珠，查《本草纲目》即紫荆，其实紫珠为草本，而紫荆乃木本，并非一物。又如常用药仙鹤草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并无记载，以仙鹤草别名龙牙草，查《本草纲目》即马鞭草。仙鹤草与马鞭草有相似之处，但功效有别，也非一物。显然，知识是发展的，李时珍当年难免有未认识之药物。又如称“禹馀粮”者，有植物，也有矿物。这说明传说难以为信，仙道之说更不可为凭。有两本《药性歌括》写药名菊花加括号（黄菊花、白菊花），且文中有曰清热解毒，多用野菊花。经查《本草纲目》，菊花有黄、白，这不

仅是名称不同，而是药效有别。时珍曰：“真菊延龄，野菊泄人。”《辞海》“菊”字下有辞条曰：“菊花舒时，并採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称之菊花酒。”这说明菊花，有甘苦两种，甘者可食用。于是拙作中药《菊花》诗中才有“饱经霜露苦，备受四时甘。真野功能异，白黄应用宽”和“酩酒延人寿”等句。《四百咏》咸是如斯究明动笔，确切成诗。尽管如此，终因对中医药未及深谙，纰漏难免，还望专家、学者指教。

还由于《中药四百咏》是在七年间陆续写成，最后定稿必须回头检查，统览通编，从而发现诸多不尽人意之处。首先是作为创作依据的四册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，因版本不同，药名各异，以致创作重复，如红蓝花即红花，天花粉即瓜蒌根，各留一首，重复者去掉；还因《歌括》把同类药比较出现，诗作也随之重叠为二味一首，如贝母含川贝、浙贝；茯苓含茯神，诗句表达不清。于是，